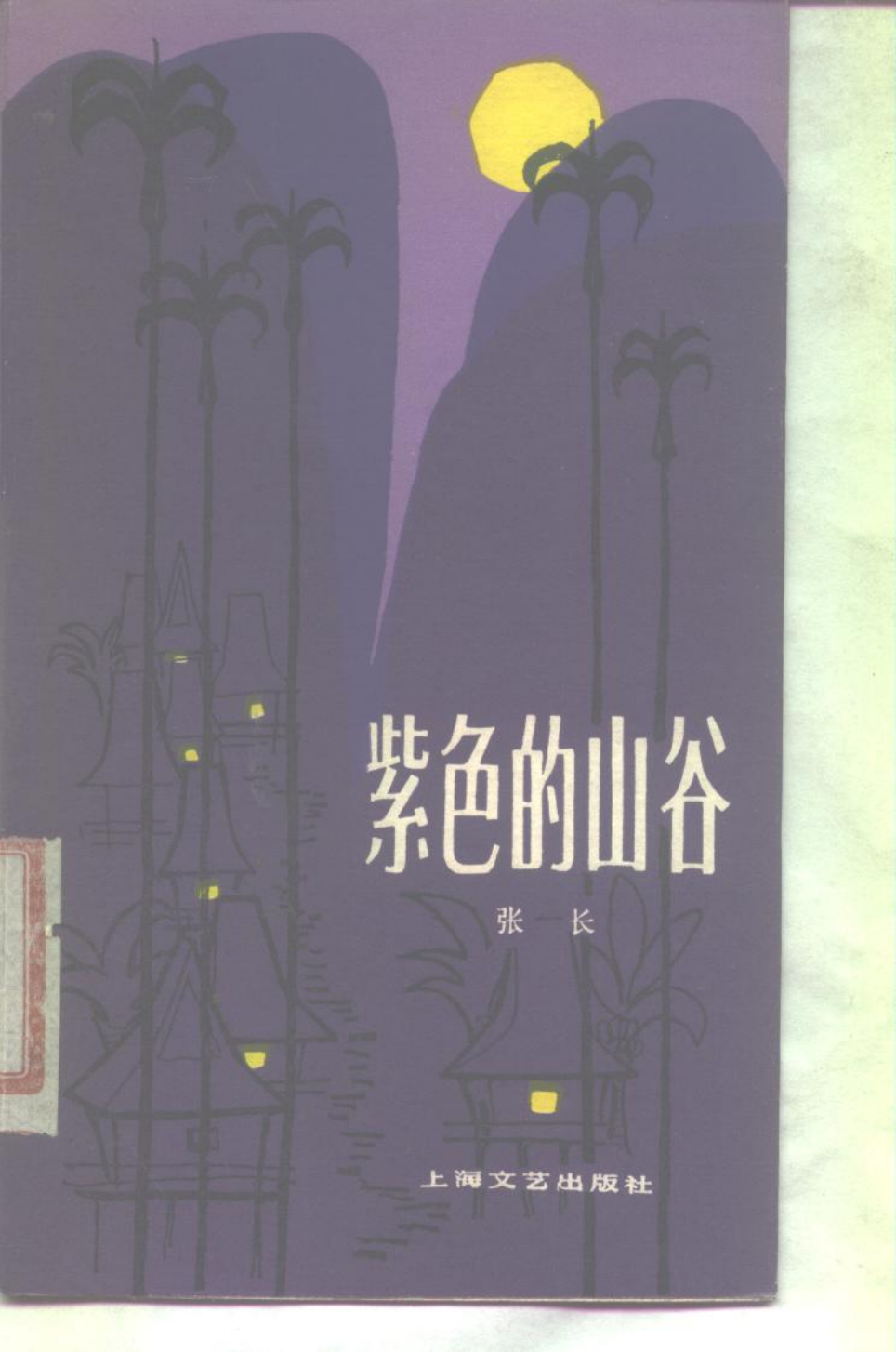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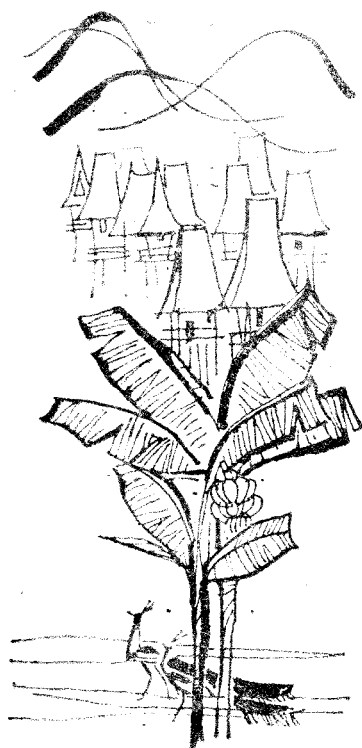




紫色的山谷

张一长

上海文艺出版社



紫色的山谷

张 长

反社

责任编辑：陆章发

封面设计：陆震伟

紫 色 的 山 谷

张 长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125 插页软精 4 字数 93,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书号：10078·3139 定价：(软精)0.55元

序《紫色的山谷》

谢 冕

那个夜晚，在允景洪：晶莹的繁露，喧闹的虫吟，飘忽的萤火，蓝宝石般天宇里镶嵌着熠熠的星星。尽管节令已是深秋，但西双版纳仍然有着在北方只有盛夏才能见到的美好景象。我们说话的时候，远处，澜沧江梦一般轻轻地唱着。此刻，当我读着《紫色的山谷》的时候，我想起了和它的作者那次最初的相会。

当时，我们围坐草坪之上，张长用他的诗人的语言向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客人讲起了他所挚爱的边疆风物。我永远记着，就在我们第一次晤面的那个夜晚，他谈到西双版纳的太阳花。他是那样动情地爱着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花，并把它珍重地介绍给了远方的来客。在西双版纳，我认识了张长，也认识了白族另一位诗人晓雪。我们分手的时候，也许是由于醇酒般的友情给我壮了胆，我居然提笔写了一首多年不写、那时更是怕写的小诗，送给这两位一见

如故的朋友。就在这首诗中，我引用了张长描绘过的、而我还没有机会见到的太阳花的形象。

可以想象，当我在这本散文集中，看到《太阳花》的名字时，会是多么欣喜！我恍若遇见熟悉的友人，自然地，我想起了在西双版纳的日日夜夜。张长显然是以他所喜爱的花来比喻那些建树着辉煌业绩而又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他以多采的笔墨写云南神奇的风光，从中寄托着他对人民和劳动的讴歌。他不写那种神一样站在云端上的人，他只写先进的但又是平凡的人。这种人，当他单独出现时，有着惊人的光彩；当他处身群众之中，又平凡得令人分辨不出来。他的“太阳花”就是如此：“花虽小，却红得耀眼。不开花时，朴素得象一丛小草，路边，墙脚，不注意根本认不出来。可只要一见太阳，哗一下，一片草地全红了！”这小花让我们驰想；让我们想起人民的平凡和伟大。从一朵太阳花身上，可以看见无数的太阳花，他们都一样地不起眼，却一样地有着火焰也似的红。

我从《太阳花》的艺术形象中，感到了张长的散文中一种明显的美学追求。他总是给具体的物像以寓意，他总是又写具体的人，又由此出发去作更大范围的概括。例如，当他终于揭示出那位傣家少女就是“太阳花”时，他的眼前出

现的不只是一朵、而是千千万万朵“哗一下”迎着太阳怒放的“太阳花”——他又认不出她来了。《柚木》也是这样。开始他也如不认得太阳花一样，不认得柚木。后来，他不仅认识了一棵真正的柚木，而且他还确信，当那个黄昏他遇见那位伐木工人时，他实际上是已经闯进一片葳蕤茂盛的柚木园里。置身在这样无边无际的太阳花和柚木丛中，他眼花心迷。他的文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境界，他遇见了，而当他回过头去，却辨认不出来了：“再也找不见那人的影子。明亮的天幕上只有一排排参天的大树在晚风里摇着它们粗壮的枝柯。”多么含蓄，我们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无可辨认的无数向着太阳盛开的太阳花，我们无可辨认的无数质如铁坚的柚木！

张长笔下的人物是让人钦敬的，但绝不是超凡入圣的。即使在“三突出”鼓吹得最狂热的时候，张长也写人的真实和平凡，把光辉和伟大放在普普通通的形象之中。他不仅刻意写新型的人，而且刻意写英雄的群体，他有意地把一朵花和无数朵花、把一棵树和无数棵树混淆起来，让你分辨不清。“今天从这条箐沟钻下去，明天又从那个山头钻出来”，默默地劳作在地层下的“蚯蚓”，有着惊人的光采；“就在他登上山

顶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山风，他敞开了的白上衣频频地煽动着”，这是展翅于高山的“鸿雁”，那个普通的乡邮员，崇高得令人起敬。张长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美丽的土地上，他爱那里的人民，他为各族儿女唱出一曲又一曲赞歌。就是这些“蚯蚓”和“鸿雁”，构成了他的散文中美妙无比的人物画廊。

在这个画廊中，《傣尼人的老师》有非凡的美丽。它用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朴素的语言，讲述一个乡村女教师紧张而又清苦的一天。这位女教师，她单独一人在异乡办学。一勺山泉，一把野菜，却觉得胜似琼浆玉液。在这里，她有着许多真诚地关心她的朋友和亲人，她快乐得象一只鸟儿，不停地唱着歌。那些即时送来的青菜，以及用芭蕉叶子包着拌以糊辣椒的捣碎鲜青果，包容着傣尼山里的亲人们一颗多么热烈的心！我有幸在傣尼山寨中作过短期的客人，我亲自感受过这些纯朴的人民的伟大的爱。因此，我怀着感激的心情，阅读着张长的这些蘸着浓郁的情思的笔墨。我也深信，那位“傣尼人的老师”想到的“我是永远也不离开这里了”的话，是真诚的。张长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生活在傣尼山上，从事文学工作之后，他仍然经常到那里去深入生活。他爱那里的一切，他自己就曾

经象这位乡村女教师那样，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版纳作过医生。因此，他能够以不加雕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挚爱之情。他的描写有时显得朴素而恬淡，但却传达出这种浓郁的生活情趣。

但就基本的特点而言，与其说张长的散文风格是朴素而恬淡的，不如说他的风格是华采而柔美的。他的散文有着诗一样的情调——他的确把诗带进了散文中来。他总是象写诗那样写散文。（同样，他也把小说带进了散文中来，在这个集子中，少数篇章叙事过于琐屑，情节过于复杂，失去了抒情诗的单纯，也冲淡了诗一般的韵味，这缺点，以《仇恨的火焰》为最突出）他的散文描绘了从西双版纳到苍山洱海的迷人风光、边疆傣、白、布朗、拉祜、佤尼……各族人民的各有特色的生活和文化。他的笔，为我们画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五彩的云霓，如那些百褶裙上的花绣，如那些头巾上的流苏，如那些闪光的耳环和银镯，如那些“筒巴”上的图案。环珮丁当，五彩乱目。张长的笔墨，为我们写出了祖国西南边疆这块土地的美丽、丰富、神奇。

读他的散文，不仅是耳目上的满足，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张长的每一幅画，都写边疆的美，而且是着意写边疆的新美。他总是在

他的多采画幅中，织进了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气质。白族的望夫云的故事，是十分古老的；张长笔下的“望夫云”，却是十分年青的。他改造了旧日故事的凄恻情调，而使之变为白族阿花姑娘的无忧无虑的快乐。他甚至改造传说中的望夫云的性格：“望夫云暴怒的性格不见了。现在的望夫云是多么温柔和善良，她给人带来了吉祥和幸福。”《紫色的山谷》也有这种奇异的“改造”：原来是“琵琶鬼”聚居的村寨，人们在绝望和悲哀中幻想过山顶飘来紫色的云；这种幻觉却真的成了现实：“这时，正好一片玫瑰色的朝霞升起在天边，山顶上那些紫穗高粱突地象着了火似的一支支都燃烧起来”……

这本散文集给人以美的享受。《泼水节的怀念》肃穆中透出优美；《连理枝》新颖而精巧；而《孔雀的故乡》和《节日的欢乐》的抒情诗般的情调，更使我想起了如海的虫鸣，凤尾竹的情影，以及无边无际的、无所不在的西双版纳的绿。我为《傣尼山的春色》所迷，我酷爱它那最末一段的文字，那是最纯真的、不分行的诗。

当我写到这里，我发觉了我的偏爱。（当然，这种偏爱是无罪的。我敢担保，不论是谁，只要他到了云南，他总会为这片土地和人民生活的丰富多采所迷恋。）我想到：张长是写诗的，

但又写了许多散文，他是用写诗的心情和方式来写散文的。张长当然没有从诗走出来（我也不希望他走出来），但他毕竟把诗带到了散文王国中来。这种诗的“移民”我是赞成的。因为想到我所欣赏的张长散文的长处，而想到由此而带来的他的散文的短处。因而，我记起我十分欣赏的海涅于一八二六年说过的一段话。后来，我把它抄送给我和张长都认识、并且同样尊敬的前辈诗人。这段话，现在我也把它转送给张长：

我作为一个诗人和歌手来说，已经完结了，我投入了散文的宽大的怀抱里；在最近就要出版的几卷《旅行杂记》中，你们可以看到许多毫无诗味的粗暴，激动和愤怒的词句，而主要是论战性的词句。时代是极其卑劣的时代呵！

张长无疑是生活在美好的时代里。但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某一时期（例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某些地方，也有着卑劣。张长用抒情诗般精美的调子来歌颂他所热爱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善于构思，而且有时显得精

巧而睿智(如《望夫云》、《茉莉信》、《鸿雁》)。作家应当各有艺术个性,但我还是觉得,张长的散文中似乎少了些刚强的气质。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应当“粗暴”些,而且应当出现“愤怒的词句”。例如同样优美的《泼水节的怀念》,凤凰花影中,象脚鼓声里,要是掺和着“愤怒”,那将更有力量,也更能体现出时代和人民的情感来。

张长从遥远的春城寄来了即将出版的《紫色的山谷》大样。他是一位诗人,为诗之余,竟然写了这么多的散文,我庆贺他的丰收,也分享了他的喜悦。他殷殷嘱我阅后为序。挚友深情,却之不恭,只得勉力为之。但愿我的这些读后有感,于作者、于读者,却不至于完全无所助益。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第四届文代会开幕之日,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述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散文集。作品内容丰富多采，它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白族、傣族、佤族人民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繁荣进步，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光辉历程；歌颂了生活在基层的各兄弟民族的普通劳动者；赞美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友谊，和他们对人民子弟兵的鱼水深情。作品以流畅优美的笔调，真挚深沉的情感，对祖国西南地区的秀丽山水、风土人情、精神风貌，作了较生动的描绘。这些散文，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读来亲切动人。

· 目 录 ·

序《紫色的山谷》……………谢 冕

泼水节的怀念……………（ 1 ）

泼水

凤凰花又开了

荔枝树下

太阳花……………（ 13 ）

柚木……………（ 27 ）

连理枝……………（ 33 ）

紫色的山谷……………（ 42 ）

金色的葵花……………（ 51 ）

芒果熟了……………（ 58 ）

我们边疆的山……………（ 66 ）

鸿雁……………（ 73 ）

傣尼人的老师……………（ 81 ）

茉莉信……………（ 86 ）

蚯蚓……………（ 95 ）

让茶来歌颂·····	(102)
源泉·····	(111)
望夫云·····	(117)
鸟的神话·····	(124)
仇恨的火焰·····	(134)
孔雀的故乡·····	(162)
森林的信使	
早晨	
红豆	
菠萝地	
傣尼山春色	
节日的欢乐·····	(173)
象脚鼓歌	
丢包	
孔雀舞	
狂欢的“金比迈”	
后记·····	(183)

泼水节的怀念

泼 水

傣家过泼水节的时候，也就是凤凰花开的时候。

泼水节是傣历的新年。凤凰花是热带的花。凤凰花开起来一片火红，一株这样的乔木，到花期竟然找不到一片绿叶，全是红花、红花……开得那样热烈、慷慨！

为什么这里的芒果蜜甜，凤凰花火一样红？这全是因为这里的阳光是那么灿烂，露珠那么大，雨水那么足。特别是泼水节的水，老人说，这吉祥、幸福的水，泼到草木上，草木会开出最美的花朵，泼到花朵上，花朵会结出最甜的果实，泼到人身上呢？人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难

怪节日每个人总要给别人泼更多的水，也想别人给自己泼更多的水，因为人们都想把幸福多给别人，也愿意自己得到更多的幸福。

幸福啊！一对傣族青年夫妇回忆起一九六一年的泼水节，到今天两颗心还泡在甜甜的幸福里！

她只记得那一天空中满是盛开的水花，一朵朵晶莹耀眼，当水花和那红艳艳的凤凰花瓣一齐飘落时，便激起一串串笑声，沿着大街小巷滚流。啊，到处是欢笑的人群！她和他结成了同盟：他用脸盆供水，她用口缸舀水泼。她泼啊、笑啊，泼到哪里，她忠实的后勤也就跟到哪里，遇到“劲敌”，她的后勤会突然变成尖兵，半路“杀”出，把一大盆水突然迎面泼去，常使他的被保护者转败为胜，这时她便格格地笑个痛快。

记得是在一个翠绿的橡胶林边。她“追击”着一个省里来的客人，把一缸净水向他泼去，但是人群里一个魁伟的傣家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欢笑着把一个银钵里的水向她迎面泼来，水花遮住眼睛，什么也看不清楚，她笑着逃跑了。幸福追赶着她。自然，她的“后勤”又猛地冲出来，放过她，把一大盆水，还带着这一对年青人的欢乐和祝福，向后面的那个傣家人泼去。然而银色的水花在空中被一把伞挡住了。

“小心受凉，”那撑伞的人说，“总理……”

“总理！”她和他都站住了，愣住了。眼面前泼水的傣家人可不正是敬爱的周总理！

他显然感到惶恐。总理笑着说：“我们是来过泼水节。”他特别强调“泼水”二字，随行人员把伞收了起来。

总理笑着向她说：“你的保镖不错啊！”浓眉下那睿智的目光透出一片慈爱。

“总理什么都知道了。”她想，心跳得象有头小麂子撞，脸比凤凰花还要红。偷偷看看他，却只是冲着总理憨笑。真憨！难道不能跟总理说点什么吗。

还是总理先开口：“这橡胶林子真好，你们种的？”

他答：“再过几年就割胶了。”

“好！”总理点点头，“有人卡我们，八斤大米换一斤胶还不想换。要多生产橡胶。”突然，总理想起来了，又用泼水的银钵舀了满满一钵净水，欢笑着，拉开他的衣襟，顺着脊梁浇了半钵。又把半钵从她头上轻轻浇下去。有什么比总理的祝福更可贵呢，她闭上眼，一任喜悦、幸福的热泪滚滚地和着净水流着流着……

泼水节又到了，你想问问这对幸福的青年的名字？想访问他们是谁？这就象问我们哪一